

第念七卷

瀛寰瑣紀

甲戌十月中報館刊

哀江南賦並序

沅浦詞人

粵以癸丑之歲乙卯之月洪飄扇海巨焰噴山梓里邱墟宗支斷析余乃行吟澤畔偃息
 水濱望廣陵之烟樹惟有棲鳥慨建業之雲山依然籠柳天甍有長江之險賊竟投鞭鐵
 甕亦北府之雄軍偏棄甲東西南北誰為安處之踪車馬梯航半屬傷心之客昔明遠有
 蕪湖之作仲宣有登樓之篇咸抒憤思心懷家國今者清人載詠與尸聿占海陵紅粟空
 滿倉庾江浦黃旗孰圖匡復解衣裳而結客未有其人修矛戟以偕行誰為其義登山臨
 水同悲行路之難擊劍吹笳莫為從軍之樂余年甫弱冠慚無一命欲請纓而無自縱投
 筆以何之鑿發橫行枉草陳琳之檄羽毛未滿難陳蘇季之書念莫能捐言胡可已況夫
 三江勝概六代遺踪緇子飄零四百寺之鐘聲頓歇玉人憔悴廿四橋之月色空明雲構
 塵飛綺疏灰燼舊鄉云破故里奚歸馬鬣之封如故遙莫椒醕蝸角之室難留早悲荆棘
 石填精衛滄海羣飛血染杜鵑花枝俱吳天時人事可為惻愴傷心者矣嗚呼封豕長蛇
 上國竟為其薦食城狐社鼠中達亦任夫憑陵家雖時屯瞻河山而隕涕日蝕星變對天
 地而撫膺窮者欲達其憤勞者思抒其憤等章穆思歸之作是所痛心值子山傷亂之辰
 能無疾首後有見者其共悲余志也夫

惟金陵之重鎮貫江左之輿區規遺制於前代拓宏規於往圖星分於牛斗之野地連吳楚
 之都脈絡則會歸滄海形勢則控扼淮徐環景山以為拱衛瞰長江以戒不虞既崇文兩會武

復開府而建旗富庶埒于上京稠密列于天衢姑孰則扶風是做潤州亦馮翌是模營制雄孟
堅之賦歲時紀宗懷之書翳橫江而北渡賈邦水之是會值舟楫之所適斯人文之攸萃規趨
址於夫差廓大城於宋代地襟淮海之雄家擅魚鹽之利山留吳淞之冶鑄人樂陶朱之交易
石崇王愷之富西施南威之麗神何事而不傷心何爲而不醉嗟蜂蠶之縱毒痛冰霜之有漸
原景教之狐鳴由崇禎之豹變任禍心之包藏遂妖言以相煽逞邪說於鸞紳築淫祠於郊甸
被篝火之相欺枉陰陽以自炫或雲擾於濛隅或陸梁於赤縣情雖異於運衡謀或同於乘便
潮森回之情僞自呂宋而編延羅奇邪以遠致惟貨賄以相先既作室於島嶼遂瀾迹於市廛
獄對馬之徐海聚吐火之犁軒罔從化以革面惟誘我以甘言水原始於涓滴火已至於燎原
舉自章以迄成任伏莽於腥羶於是區宇升平黎民時雍上恬下嬉寢兵息戎人人相率於無
爲家家共樂夫大同况乃冠蓋所集財賦所充鬻鹽掌於江左輓粟通於江東北過幽冀西沂
巴賓五方攸聚四達之衝入貨而珥蟬貂侑食而奏鼓鐘軒車接軫甲第連甍廣陵則水環十
里昇州則嵐合千峰標榜仙人之離館峩堯世主之離宮昔翠華之來幸固變輿之所從苟非
般輪與工倕誰運奇巧于其中豈意潛蛟舞風奔鯨駭浪海不波而自沸潮乘信而能漲衛滿
起於帶方隱之逐於交廣非王恢之構端豈趙信之可仗因遠人之官懷致碩人以見放旣布
德以撫綏旋示威以懲創出騶虞之禁幡發虎賁之上將 聖主自無異武宣列帥則遠慚瑜
亮野無南塘之軍朝有分宜之相多文華之冒功乏宗憲之夙望失律則屢有孟明空寺則共

傷鐵杖吳越無藩籬之主江淮無亭壁之障平蠻愧洗氏之忠勇握節有無忌之悽愴道覆屯
於中洲盧循軍於江上悲棄城之思話憐覆軍之任尙幸要盟於鬼神始無憂於螿蟻致富弱
之增幣類弦高之饋餉雖烽火之頻驚幸室廬之無恙於是民悉駭兵士皆習戰建十丈之牙
櫓集三千之組練筋鼓勁於江鄉斥埃修于海甸籌邊有東國之商橫海重西京之彥豈有意
於張皇實永圖夫安莫憫九重之宵旰望四海之清晏邊遠遺鄧隲之臣寮吏發杜喬之傳猛
士爲之飛揚懦夫聞而色變慶天河之能挽喜景星之再見曾一紀之未周又妖氛之狂煽爾
乃星明少海統繼青宮起已貶之城贊罷用事之肇忠誹謗之木攸駁浸潤之說不容補闕則
山甫是賴尊師則桓譚是從無受辛之拒諫有重華之達聰盛德被於八極大化洽於四封然
而器利盤錯玉貴磨礱賴殷憂以啟聖因孟賊之內訌烈日不能止朝辭之雨重離不能無月
暈之風無邪子之玉玦乏晉文之彤弓鼎幾折足醫惟養癰宵馳羽檄夕舉狼烽嗟我生之不
辰何百凶之是逢彼萌孽之是發惟刈鋤之是營強飯之廉頗可恃臥病之景丹足憑命建旆
以秉鉞莫飲至以策勳樓船七閩之聚下瀨百粵之軍悲梁木兮易逝祠類禱兮罔靈失道濟
之長城隕諸葛之將星齊未伐而偃難瞑目河未渡而澤枉吞聲嗟天命之不久實人力之弗
勝旣而梟獍施威豺狼逞欲類黃巾之妖邪等黑山之驅逐尤來聚而愈迅蠻氏怒而能觸赤
幘如火朱英奪目方徽蕃於九嶷之巔旋彎弓於衡山之北任橫行以鴟張自卻走而蝟縮有
蘇瓜反城之應設呂蒙白衣之伏方圍壘而曹降未浹旬而苜蓿火有成陽之慘民受新安之

戮四淮之心漸播人神之禍攸酷舉烽火於中洲漂木筏而順流聚楊公之戰艦製友諒之船
樓李成擾於淮西石冰亂於揚州城空郭默之策江沈杜侯之舟晉熙則空殉余闕硤石則未
賺曹休陣虜魚腹成散鶴頭檀公之策善走似道之軍不留何千里之旋師曾三旬而未周於
是戈鋌及于石城樓幢列於江滸豈飲馬之佛狸非觀兵於錫虎謝安無嘆鶴之風王導惟驅
牛之塵庾亮潛奔江洲陶侃久留湘土徒洒淚於新亭疇屯兵於杜姥施文慶之樓師不來劉
寄奴之義旂莫舉青塘無草祭之力戰臺城之羊祜之鎮撫竟致劉晨之禍終受桓元之侮方
伯精爽東南攸寄寬以濟猛仁聲遐被三軍感如挾纊壯士恩爲懷臂人之云亡生民殄瘁將
軍志節關鑰是防勢孤力竭身歿名彰傷竟伏歿死異扼吭亦既慷慨大義昭揭世珥管纓終
於死節氣貫河漢光昭日月或謂兵資合從勢忌羸立試花門於河滸宣宋邪於邊邑蠻中則
孟蕩新附降羌則姚襄來集加以唐睢珠崖之軍楊僕樓船之卒信火攻之攸良亦泗水之是
臂無如晉鄭匪依虺蛇潛蟄竟交綏而未戰任分兵以旁襲無沈璞盱眙之守有阿瞞荆州之
入遂乃摸金有尉蒸土爲城王郎冒成帝之子劉淵假漢室之甥赤眉之奔放實青犢之橫
行受五斗師巫之教聚八千子弟之兵侯盡更始之羊胃王多英布之面黥似夜叉之甜談狀
羅刹之猙獰信龜沙之將化惟鋒鏑之是嬰昔之焚檣漢井綉柳雕檀走隨霧迥高樓雲平任
狐兔之共嚙嗚雞鶩之敢爭露有對青山而掩泣臨流水而是悼嗟流離之蘋蓬哀瘡痛之草
爲棄梓桑之畫棟鱗汀洲之孤棹水盡驚鱗山離憶豹競思遼東之田共樂富春之釣有楊朱

之痛哭無蘇門之長嘯會夾樹而無依魚銜索而誰弔既而平沙列幕背水連營僧辨領湘東
之衆元龍有廣陵之行北地材官之騎突厥蕃將之兵風嘶牧馬柳拂霓旌宜乎晨消瘴氣夜
隕妖星甲兵爭洗七鬯無驚然而露布不作孤矢長明陳倉則空圍伯道偏陽則坐困荀營無
顧榮之揮扇乏終軍之請纓傷心夫井堙木刊觸目夫蔓草荆榛原倚伏之有定信天命之靡
常怨靡蕪兮自碧哀瓊枝兮不芳飛商秋之狂飈零盛夏之冤霜烏啼故苑燕落空梁林枯山
禿月冷臺荒燐火照城南之戰骨笳聲哀漠北之國殤雲何爲而蕭瑟木何事而蒼茫機槍
之能掃任虎豹以潛藏翳夫天心之未厭令憂端之無已慚未列於庶官靡相遺以一矢枉吹
笳而增戾空聞雞而夜起慕仲華之仗策之平津之待士欲揮戈於魯陽無和曲于下里詠考
槃之淵陸微蓬弱之新扉紉蘭芷之纓佩製薜荔之單衣流水漣漣芳草芊芊林樞垂實山櫻
欲然望關山兮不見憫鄉國兮何年麥苗秀兮丘壘殘鼓聲急兮愁雲繁坐令壯士兮心飲此
長恨端山榛兮塞路驚鳥兮亂飛哀田園兮荒蕪惟林壑兮相依君乎君乎侯不奮哉瞻彼中
林誰爲告哀荒城兮戰壘白草兮黃埃然而物極必反道窮則變周宣有江淮之功黃帝有阪
泉之戰幸玉燭之能調卜長星之不見元和立淮西之豐碑貞觀傳天山之羽箭縱蒿目於瘡
痍自無虞於昏墊即驕矜之是懲惟敦樸之足美風俗因之而改移疆土由是而安晏此余所
以瞻望于皇天冀上承於恩眷者也

哀吳都賦

陳倬

瀛寰瑣紀

哀江南賦

三

昔庾信作哀江南賦身居北朝不忘故土僕吳人也與匪肆亂久踞金陵庚申春夏始竄
杭郡繼陷蘇垣蹂躪東南不堪言狀頃見有擬庾賦者第詳於陳古略於傷時其禍亂之
機倚伏之理均未及焉不揣荒昧師其製變其意言吳都者念桑梓也遭亂播徙竄伏窮
鄉回首家園泚筆和墨不知涕之何從已其詞曰

已矣哉昔時花草今日蒿萊豺狼踞道麋鹿游臺溝壑蒼黔之血郊原飛錦繡之灰億萬家
雞犬皆空窮氓更苦八千里虺蛇肆毒浩劫難回宿逢一角六張軍事固早知不濟險失雙隄
隻埃寇氛乃相逼而來憶夫蘭亭修禊之年荒野徂征之月始聞警於楊公實貽憂於陸厥於
時邦右沉淪潤州淪沒而吾吳無恙者蓋因練達元戎精嚴戰卒向將軍望尊西蜀性行淑均
張文遠名佈東吳威風勃發不意大厦如斯惟一木支勞瘁者堯登生虱坐鎮者裴帶委蛇李
廣幾思自到不韋尙欲居奇遂至填道濟之城谷將誰任策王黑之塚死也何辭况狡寇乘虛
而下竄我軍奔命而全疲疾風暴雨之宵賊人逞志大纛高牙之下潰卒紛馳當斯時也毘陵
之戍尙存梁谿之險可薄亦足以謹關梁嚴鎖鑰乃何進則見同蛙陋變伏蕭牆徐勉則雅擅
塵談學疏韜畧列貔貅之隊盡屬驕兵亂鴉鳴之聲暗藏細狗之星落在城隍之巢安於暮
劫火騰紅奔西走東萬戶作董逃之唱中宵驚下策之攻致令藩籬外綴蝨賊內訌赤棒懸門
軍令空遵曹操白衣搖撼奸人暗伏呂蒙登陣盼子固旌旗南下之兵未至守壘付逢孫督鑰
北門之險先通城門啟矣殺聲起矣睡夢昏昏莫親視矣老幼焚焚相披靡矣非坦之而泱汗

非廉頗而遺矢入劉鋹之虎柳不陸安能墜股紂之薑益欲逃無所但見男不及冠女不及履
難還紛紜伏尸而死嗚呼輪迴之劫最重刀兵至修羅之天無非劍戟邇者萬灶風腥六閩
木赤神何不靈人何遭厄豈知受之者在須臾積之者非朝夕蓋吾吳俗好豪華心多放僻窮
鯨鯢之應則殺機開滑鴉之分而天心逆且也遭飢饉而好尚不悛遇旱蝗而侈奢轉劇以
故闕獻逞其淫威黃秦肆其毒螫夫炙肌膾肝之慘膏碎腦之悲酌酒和福王之肉與棺
淫后之屍牌作琵琶好女子殊難再得身加炮烙守財虜亦奚以爲其存者則雖居貴介視
若囚纍較江華之呼役夫更遭晉辱擬漢廷之刑城旦尤愛鞭笞此所以波旬之法無善類而
雲漢之民靡孑遺也况復暴殄無窮紀綱失度冠以苴而無嫌杖規圓而不悟沙門服易如北
魏之滅神祠宣聖履亡如西晉之焚武庫甚者麻叔雅好開河楊伽憤行劫墓燒武邱之宰堵
芳草皆薦燬元墓之琳宮古梅亦怒然且妄言惑眾僞榜安民鄉遂借成周之法春秋設試士
之辰蜃市樓臺當與變幻蟻官官吏亦能逡巡四郊皆兵燹之餘尙徵徑結百族盡流亡之輩
難避荆榛何論南抵橋李之界東連泖澱之濱瘴雨蠻烟幾遍擾三吳舊地光天化日願早生
一代偉人豈無洗洗師徒桓桓將帥或厚簡命之崇或受封疆之寄然而星已過乎一周兵未
來乎半騎士元飲酒百里之臥治猶難仁費殺弓三箭之威名真致揚大眼目無餘子終是輕
才劉順昌身歷戎行屈居下位聚斂侯之餉道不過供其消磨借闢白之夷驅畢竟非我族類
吁嗟乎疇無鄉里疇無父兄于上天之震怒逞逆運而縱橫殊不知孽由自作罪必貫盈一旦

俘登京闕坑入長平加王章於梟獍策京觀于鯨鯨與其甘受駢誅留惡名於青史曷弗早思
變計作安業之蒼生狗彘如有知乎此國孔璋之檄草鳥獸紛紛然散也試聽越石之笳聲

讀雪軒詩集序

自牧齋臺

往者吾與孫君綉卿定交年才弱冠一夫莫逆千秋相期家有半醫兒之嘆吾人得濠梁魚
之樂倡于和女詩格一變周靜甫曰綉卿之詩弗可及矣禮郁超雋並駢古人何媿哉靜甫者
蘊璠水部之侄也詩學深遠淵源有自於是吾三人爲文字之游雖風雨晦冥必朝暮相見也
吾嘗側聞唐長慶中白傅爲詩聲價甚高羅林宰相購之而篇率一金紅粉妙伎能歌而譽增
十倍抑何豪也而杜陵遭天寶之亂麻鞋奔走一身窮餓拾橡栗鬪黃精又何艱苦也嗚呼詩
人遭際之幸不幸相去奚啻霄壤哉雖然時方豺虎構患鸚鵡長戍而吳苑繁華逾於曩昔繡
卿悵望高吟則有白傅諷諭之作矣有杜陵感憤之咏矣予最愛其惜花詞云花梢熱鬧花陰
靜已有新苔襯退紅所謂言之无罪聞之足戒者而曼聲長吟何其綿麗乎惜无鸞鬟之唱傳
徧吳城也而繡卿及于每花開月明酒盞燭跋狂態飛揚旁立墨色繡卿則高歌仰天僕亦拔
劍斫地四目相視肝胆相照或太息欷歔而泣下云今者繡卿方秋闈報罷短棹歸來年三十
有六乃編其積年之詩得若干首嘗曰古人何所師師我宗人因著其燕居之軒之前榮曰讀
雪并以命其集而授予序一言僕以君十年之長事之爲兄重違其意弗敢辭也嗚呼斯人之
矜期豪氣若是固不能溷於塵俗倘有意以詩傳乎則又何必以一第爲重輕哉若夫名場踏
蹬其遇不遇蓋默有司之者繡卿既弗以一第爲重輕吾是以知其心之澹定也而繡卿以應
試之暇游於湖上至岳坟而晉謁懷坡公之高風甲南宋遺踪於荒草悵兩堤秋柳于晚烟莫

不攬入奚囊一篇跳出噫嘻吾儕作詩萬不能如白傅之豪華又幸而无杜陵之窮餓二三知已脫稿欣賞亦足自慰自樂又何羨夫他乎自慙筆弱无文荒詞累句觀縷書之以報繡卿傳聞靜雨亦落京兆解將尾水部之喪而歸洗塵之日試出吾言以質之爲何如也

秋聲山館記

自牧齋稿

周生有山館在莫釐峯之下命曰秋聲夫秋聲者天下之至清者也生好爲詩詩者言之至清者也豈生以詩之故而有契邪昔歐陽公以讀書而賦秋聲今生每當夜寂必展一卷而讀非有慕其高風乎夫聲非一物謂之萬籟刁刁騷騷蕭蕭滅滅故蒙庄有天籟地籟人籟之言願生年未弱冠當其慶之下未嘗歷世途之艱險經人情之翻變養其羽翮他日爲鵬飛北溟鳳鳴九霄安居而讀書了无感慨亦何獨有取于秋聲君子固蕭寂之人也一身蓬轉遭亂无家且少抱文園之病久賦宋玉之悲故領略秋味獨深夫秋者肅也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肅清天地之謂也今生性耽幽靜家寄湖山而悵望者風烟蕭瑟高吟者兵燹頻仍又焉得无感慨于中然則思隱而有愛乎秋聲宜哉唐人詩云秋聲多在山生固家莫釐峯則一片秋聲不付之生而誰屬明月之夜涼雨之宵散映靜覽卷高吟與秋聲若相和答此樂豈世人所易識乎然吾終願生以歐陽公作楷模而趨也

演戲文集四書句

春草吟廬隨筆

集句文不易作排偶惟尹氏女規夫文斤斤蠶墨贈炙人口者久矣茲復從友人處得文二篇亦排偶見長者演戲文曰

觀其所以樂其可知也甚矣戲之耳四方來觀之洋洋乎盈耳諺曰今之樂其大致由其子弟從之盡美矣又盡善也若是班乎 出班 可以觀其春者請嘗試之 鄉田同井經始盡善不日成之 搭臺 鑼鼓之聲築室於人皆仰之 開場 始條理者正其衣冠出諸人曰如之何非外也抑末也 其三人汗見於面小大由之景丑氏二之中四之下也 勃然而生政者正也則其小者與與如也 坐以待旦老者安之以爲小也天天如也 有本者照爾何如 吾見其人矣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 吾聞其語矣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 君子哉人悅之君臣父子兄弟望之儼然 小人哉衆惡之巧言令色足恭無所不至 讀其書未之有也一朝天子之卿 行其禮則不虛也片言妻妾之擊 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填然鼓之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 齊右善歌泗西善謳比而同之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冠者五六人春服既成自康自四 童子六七人飽食終日成遠或近 有婦人焉衣夫錦皆坐非直爲觀美也 彼丈夫也好飲酒及席吾不欲觀之美 雖小道坐云則坐人不厭其言 謂之和立之斯立人皆以爲賤 素富貴以供築盛如奉大祭 素貧賤必有酒肉無忘賓旅 事有終始使之一本 知所先後此謂知本 苟完矣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歸與歸與時哉時哉

童子大七人非吾徒也夫士也可以假館則以學文與木石居何爲者哉昔者古之人敏而好學童子見文質彬彬必有可觀者焉今亡矣夫 吾黨之小子雖多其愚不可及也 誦其詩 讀其書不知也大學之道若將終身焉 已百之已千之其庶乎不出三日則于忘之矣 來何遲也遲遲吾行若無罪而就死地 出躍如也茫茫然歸沛然莫之能禦也 食云則食故飯流歎然後已 坐云則坐以左右望惡乎定 一則以喜翕如也南登鳩舌盈耳哉 心不在焉吾止也似不能言者皆失聲 無以爲也拔一毛脫而視之 不亦異乎指其掌如琢如磨 恭也出入無時不忘在溝壑 時哉隱几而臥復夢見周公 先生將何之皆引領而望之矣爰方啟行無所不至 今日我疾作是以不果來也退而省其私詐而已矣 臨大節或曰故焉喜而不寐 請復之師也至矣其容有蹙 鴻鵠將至人皆仰之目無見也雖少必作 矧見大賓若時雨降聽其言也何必讀書 有闢者膚受之愆行行如也 苟合與脅肩諂笑閭閻如也 以杖叩其脛有慟乎哭泣之哀如喪考妣 少則洋洋焉仍舊貫手之舞之不歌其樂 嗚呼聖人復起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朽木不可雕也善爲我辭焉

斯夕閒談第三卷

第二十節

好阿大立意尋兄

刁白尼瞞心賣友

却說康吉自己看這一副衣穿形像實有點難爲情只得走了上流走不幾步只聽得背後那匠人的妻子趕着喊道小先生小先生康吉只得放緩了脚步聽他說道你請慢慢走這裡美費兒夫人要跟你說一句話哩康吉聽得明白心中倒弄得沒了主意只得站住了看那匠人的妻子站在路旁氣喘吁吁的光景十分恭敬專等康吉轉來好回去見美費兒夫人那曉得康吉遠遠立住搖着手道你這話奇了一定是那位夫人認錯了怎麼纔去相見呢請你將這話回復一聲罷說畢將手一揮竟自去了等到這邊匠人的妻子轉到街邊來回復夫人那康吉已經走得無影無踪了那夫人嗟歎一番也只得罷了這裡康吉儘着望關熱地方走去那心裡眼裡總像有一位美費兒夫人跟着一般一時竟丟不下看官原來康吉正是將冠之年知識初開情竇大啟古人說的好知好色則暮少艾正就是這種時候所以康吉離遺願沛之餘儘着自慚形穢而這一點柔情竟是三生石上了這且慢表却說那康吉自從熱鬧大街縱步閒游一路兜轉轉來已經相近加的寓處所在的這一條街道了只聽背後有人哈哈笑的聲音好似加的正待回過頭去一看却好那人跨上前一步拍着康吉的肩膀道哈哈小友在這裏遇着了妙極妙極我那一處沒找過呢今晚我帶你去那是大事只要你心堅膽壯以後隨你什麼事都好幹哩你且隨我來那裏有好菜好酒備着且樂一樂罷隨即挽住了康吉

的手走不幾步加的就懶懶的似乎有睡不要去的意思反是康吉拉住了他說道人生行樂你本家是最豪爽的何不快去呢話未說完只見加的已變了臉色一言不發比如有「大團電火落在他面前震呆了一般康吉搖了他手臂也都是抖抖戰戰彷彿風搖竹葉似的康吉不解所謂抬起頭來向前一看只見數步之外有所壯麗客館那客館門前站着兩個人只聽得加的自已努着嘴咬着牙齒低低說道可惡可惡又遇着我的惡魅因康吉接口也是低低的道這又是我的惡鬼真真冤家路窄哩那兩個人已早看見了內中一個年紀輕些的竟要走上前來迎着康吉像要斷認光景那個同伴的拉住了衣袖道你上前去幹什麼你認得這少年嗎那人道怎麼不認得這原是我的堂兄從前我率叔非利私娶家小所生嚙那人道真嗎我看此人與歐羅巴內最狡猾最凶險的人伴件防恐已走入下流了你倒是離遠他些罷正說着加的劈面上閃閃着眼又着手恨恨的聲氣向那八道侯爺如今有一個地獄我們兩人在那裡遇着方可快我之心哩說畢眼不轉睛的注目看了一會忽然假作恭敬摘下了帽子一經走到圓壁大酒館裏去了林賁看他去了微微一笑自言自語道地獄嗎哈哈老匹夫既指着這不去處那就是他收梢結局的下場頭了奴才奴才你將來頸脖短了一截那纔知道是眼前地獄哩康吉趁着加的與林賁說話之時急向人叢中一鑽早到了酒館內候齊加的晚餐去了不提這裏阿大見加的如此情形這般說話打頭不曾應腦已是看得呆了及至加的轉過頭子的時候連忙舉眼找尋康吉不料影跡全無呆呆的似乎大有悔意林賁

道這酒館以上館去了是時候了大約該到齊了那進入屋裏之少年大球來聲響又有林賁念呢這種人身體性靈都同染毒整日發汗發一般的噁阿大道話雖如此究竟爲之堂兄呢林賁道這不過真个應子罷比不得敘照膠阿毛裏的嫡親弟兄何必如此性急呢且你既念及親情這也不難你看他衣衫藍綠光景艱難豈有驕傲於人之理只消放个風給他他自然會來找你哩阿大道你可拿得穩嗎林賁道你放心罷這些世面人情我見的很多有什麼拿不穩我們且去處席罷原來那一晚林賁阿大同着一班風鏡子弟興懷暢飲把別事早已丟下了這邊加那康吉雖亦是上館子呷酒然而景况不屬意與各別好比一邊是春和日暖一邊是朔雪嚴霜那歡樂憂悶兩種竟是判然哩書中且不必細敘說到那一夜到了半夜長光那捕頭帶着兩個心腹夥役來到

會着了作線的人這四個人相離着呆呆的站在胡同口兒上只聽得那大街上有一派笙簧嘹亮絲竹悠揚之聲遠遠的吹了過來細細一聽原來這條街上有一位夫人的住宅這位夫人最喜歡是聰明的闊秀淑順的女醫這一夜正在那裏宴會文書所以有這一派霓裳錦帶這個人聽了一聽也不在話下忽然內中一人向着那身材瘦怯的道華發先生此事我已定了主意了但須得有三千兩的賞格并須要免我同黨之罪可答應麼那人道好好這樣說也莫是定得公道就是這樣定見罷又道我雖不是性急之人但是行到此法實在危險難道不能帶着夥役到左近去埋伏嗎那人道這事自從沒有定見之前早已聽得危險如今既經答應只得拚着命罷須依着我

的囑咐我兩個人悄悄進去不可露出馬脚就是帶去的人也好遠遠守着我們纔好從申
取事偷或走漏一點風聲不但事成畫餅還恐怕性命皆休哩你不知道那黨中人談過大誓
倘有那首告的人大眾上前將他處死所以這事斷不可有絲毫破綻的否則就給我數萬金
我也不敢做哩這個假意入黨的一種言語形景第一是要當心看好了巢穴的鋪排記好了
人數的面孔事體自願手的此刻他們這班人正在那裏做生活你去一一看得清楚拿人自
有左証我自可乘機逃走豈非神不知鬼不覺麼那人道是極是極正是這樣辦白尼道你總
要格外留心隨處變到了穴房之後不可稍露形迹等那些人都散出來時候你既有人
分派在各處巷頭巷尾自然一起都可以擒住的惟有那個爲首的人是個頂狡猾頂凶很的
雖然是新入夥已經爲大眾推擁爲首了這個人就是那一天我替與你看的就住在這巷
裡對大層樓上右邊房內須要等他回到寓處裡之後從牀上輕輕捉來纔不費事哩又指着
巷內道這一重就是他的總門你請記着又從衣襟袋裏摸出一付鑰匙來遞給韓發道這就
是他房門上鑰匙你且收好了那人齊力跟虎狼一般他倘然搶轉起來拉着兵器就防他要
自辨不能生擒哩那人道我理會得隨即分付那旁邊站的人道歐兒白你再帶三個人依着
我分付你的說話去行事那管門人一定放你進去的你須要悄悄的不要做聲或我四圍圍
不出來你不必等我竟自下手罷但是要生擒不要弄死的隨又點頭向着白尼道你且領路
隨去罷那賣友的點着頭緩緩從大路走去這邊華發又停了腳步向那歐兒白隔耳低聲道

急的說道你緊緊跟着我到了穴房外面埋伏着只等我吹起叫子來爲號看官原來這叫子
是薄銅片做成小管其聲尖厲遠聞夜裏拿人必須帶在身旁作爲記號令人好來接應哩你
且不要忘記了關門鎖的匙頭還有那鉄椎等物但凡聽得叫子響聲隨即撞壞了門擁進來
要緊不聽得叫子響聲還不妨事且不必冒昧方纔分付你說拿黨首這是另外的號令切勿
有誤說罷就急急跟着引路的人到了一處那房子很大只是不很整齊不很好看了但見兩
扇大門半開半閉他兩人蹙了進去了穿過一個院子進入一層房屋走下一座扶梯把旁邊
一重開好了鎖那引路的人就慢慢騰在衣襟裏面拿出一盞諸葛燈來刮旺了火燒上了燈
把火光都隱在自己這一面一手籠着了燈一手拉開了門移過燈去一照但只見都是酒桶
一個一個的一屋子都裝滿了那引路的就低倒了頭揀着一個酒桶輕輕用手一推那桶就
滾開了一點露出一塊地平板來當中仿佛是一個小小的門那引路的將燈放低一點逼着
亮光回轉頭來對着華發道我且先進去罷只見白尼曲着腰伸手去一抽拽動了關板這扇
平門就開了出來這個人就都灣腰曲背的鑽了下去不提且說那時候那穴房裏鑄造假錢
的一黨人正在那裏做工夫有搖機輪的有司火爐的有管錢棋子的有管熬銀子的忙忙碌
碌鬧熱非常有一大漢子坐在寫字檯邊對帳簿拿着一枝筆登記核算那旁邊一張長檯
子盡頭坐着一個年輕的人呆呆的眼睛看着這班人心裡又着實計算着實愁急原來此人
就是康吉他與加的在席上已經發了大誓臨帶他進來之時又將他眼睛用布包好然後進

來只是怕他熟識路徑之意到了穴房之後方纔替他解掉了遮眼的布康吉舉目一看正不懂他們是做些什麼但見眾人看着加的都像十分恭敬的樣子聽他號令慢慢再一看纔知道此人所做之事真是犯法得罪之事他一時覺得心驚胆戰身子卻像縮小一般隨即離開了加的遠遠自己一人坐着一張椅子上一念是愧恨一念又是悲痛不料我這恩兄竟是做此行徑那是一定不能再同他一起了心裡兜底一想暗暗的道我們兩人的情誼怕就此斷了到得明天早上我便是踽踽獨行就如再生人世了又想到那發誓賭咒都是極可怕的說話不覺又是毛骨俱悚那眉目中帶着恐怖之色又帶着一點驕怒之態加的看他形態如此深怕別人看見要疑感他有異心一時竟要結果他的心裏着實的捏一把汗因此暗裏留心默然不語原來這篇中人每人都有手槍或者刀劍都佩掛在身邊康吉新進黨裏衆人也特意送一分兵器來給他康吉亦只是不願隨他擱在櫃上這邊加的看了一會帳簿忽然說道諸位朋友都壯膽子努力做工不過再做數月我們囊中多可充裕那就可舍此事業回去享福快活哩阿呀白尼這狗男女那裏去了後事如何下回續談

新夕月談第三卷

第二十一節

新夥計輕身入險地

老朋友飲酒探機關

却說加的提起白尼今夜到那裏去了爲什麼不見呢聽有一個工人上來向加的道他沒有對你說過嗎他找着法即西國內一個極精細極靈巧專門鑄造銀錢的好手就是從前幫助新侯山這一黨做五弗琅銀錢的人白尼已經誘說了他他已經允許來入夥說是今天夜裏來的大約也就可以來快了我門得這一個幫手一定可以大大興旺這皆是你的福運哩加的道呀我也記得白尼今天說過此事那個人實在是善于誘人的拐子哩旁邊又是一個工人插言道是實在是個善于誘人的因爲他來纔能得了你我門這一類人裡從來沒有比你再好的真是大衆造化哩加的一邊聽他說一邊已站起身來從寫字檯邊走到長桌子邊嘴裡說道承你們衆人過獎了我那裏好得什麼來手裏就拿起一瓶香并酒來斟滿了一大玻璃杯舉起來一飲而盡道是請你門東位的安原來這是規矩所以酬答衆人稱贊他的比如中國人喫酒爵一杯蟹一杯的意思了正說到這句話只見那平門開了白尼一溜烟竄將進來加的喊住他道好漢你弄來的賊在那裡呀別人鑄的是錢你鑄的是人這是其用無窮的比如那偷札封在信封裡外面蓋上圖記這不是秘密嗎你同他來入夥也要將他脾氣性情一起封了來以爲神出鬼沒纔可聽憑他做去了看官原來白尼在這黨中是專門刻畫花樣十分精細實在是個聰明伶俐的工人人家爲此事羨慕他他却自己冷清清的一點沒得快

活歡笑之容真是有深心有算計的他就是聽着你譏刺他的話也都會嘻嘻的笑外面無芥蒂你道這人還不陰險嗎此番看他進來那眼睛裏更有一種可惡的景象聽了加的說話也不說什麼聽完之後纔慢慢說道我誘來之人你已經知道麼這是有名做假錢的人名叫季蒙但是我門入黨總有一定規矩不是你先准此事不能讓他進來嗎那班人齊聲說道准他准他旁邊有一着大眾道好好來位先生我門可是要准他進來嗎那班人齊聲說道准他准他旁邊有一個人道那沒我們這發誓的話也該對他說一遍倘或將來變了心那應到賭的咒上去不是當要的呢白尼接着道是那個發誓的規矩他已明白隨口悄悄溜了出去一會兒帶了一個工人進來衆人將他一看實比衆不同俱各暗暗稱奇只見那人身材瘦弱不很高大穿着做工人的藍色衣服帶着紅色的鬍鬚原來西俗與帶鬍鬚以壯觀瞻不以為奇此人所帶者是一個新鮮時式的二絛長鬚哩那人不但胡鬚紅白連那頭髮都是紅的燈光之下映看更覺鮮紅異樣眼睛上面遮着眉毛的所在貼着一個膏藥像是牛點瘡癩之類的相貌着實難看加的打量一番叫道跪下說道老菩薩季蒙先生你的相貌實在是跟那弗兜鏗一樣厄杜尼斯的原來加的見他形狀奇怪打扮若若爲作些隱語大約是說他如此扮像倒像唱戲的意見那人道什麼叫弗兜鏗我都不知道我只有道到弗那銀錢的鑄法工夫罷咧况且我是生成就粗蠢拙劣的相貌望你不要嘲笑我纔好加的問道你真是貧窮嗎那人道窮的很真是一囊如洗雙手皆空好比是教堂裏的小鼠子一般好幾日一熱都沒得吃了正說着只見那一

班工人都漸漸圍攏上來都要細細看此人只見加的抽頭看着衆人道啊這人要從心入黨你門衆人之中是那個用性命保他呢白尼聽了得將上來道是我用性命保他加的請他發誓隨着有四個人走上前來將那新來之人拉住了手從穴房旁邊轉進去另一淨室之中將此人按倒地上喃喃的發了大誓然後帶他出來從新見了加的那四個人齊說誓已發了報應也都說明白了加的道倘如你日後瞞心昧已要坑賣我們那就自作自受不但自身促壽連妻子都要應這賭咒的話不克善終并絕後嗣哩那人道鬼子呢我本來沒有說到我那女人實在受氣不過當首先生你如有法子弄殺了他我着實感你感情噫加的道說得好其是入夥的好漢子果然名不虛傳的於是那班人圍攏着一齊都簇將起來了加的又道你自己一命事小值得什麼呢你不要連累那將性命來保你的人嗚那人做出冷冷樣子道我自己要保全性命所以特來入夥的不要這性命難道不會聽他去作餓孽瀆濫聖呢加的道罷了好好自己斟起酒來又呷了一杯對着衆人道請諸位安衆人都上前來握他的手要打聽他的本事又要請出他從前自己鑄的錢來看樣子一時鬧熱非凡那人道我不但是會鑄錢就是那做模子守火爐一切事情無不精通哩就有一人道實在有緣這是天遣來幫助我們的我們更當興旺哩又一人問道你鑄錢可是用鐵模子麼又一人道可不是麼所以比石灰模子更精工更細巧但聽得那人道這些手法說他什麼不過這樣罷你們在這巴里司內做了就在這城內賣出實在危險之至這還耳目既多有限力能辨真假的亦多怎得能有

大利我可以讓你們一個日子者。一個日子者。可以買十多。肉錢。且看這件東西。既深即從身畔取西班牙。宋銀錢二枚來遞與加的大衆。又都擠上前去爭看。只見他實在做得好精細。光潔毫無紋。就是深知其中弊病的。也都辨不出來。大衆一齊喝采。那人又道。這種錢只有德國用不得。餘外國。羅馬巴各國。都可以通行。用去就是。經過多少。人眼力也不能辨的。只是你們這付。樣樣欠靈了。燕子季蒙一席話侃侃而談。原原本本說得大衆無不佩服。只有加的。終究有點疑心。就細細留心看他旁邊。只有白尼。颯得清切。看見加的眼光。只是注定了。季蒙心裏暗暗着急。想走上去。隨機應他。免得露出馬脚。來加的。早已看見。轉過左手來。按住了他的肩膀。止住了他。道。爾且。自己坐着這裏說話。不關你什麼呢。隨用右手。指着自己。已腰間。又拍胸。那腰間佩着的手槍。白尼。陡覺。面孔上白了一陣。重又冷冷的道。你這人。真是多疑的。我就走開。何妨。說畢。懶懶懈懈的。走了開去。坐在遠遠一張椅子上。拿出烟來。點着不。提單說加的分付。收拾。椅子加的。自己坐了。首席。請季蒙坐在側首。道。難得好漢子。肯來我們。且放了。假且乘。一夜。罷。衆位兄弟。快拿酒來。那些衆人紛紛的都就了位。只見那險很的黨首。與國工人。無不是歡天喜地。只得一個光棍。在那裏納悶。深恐怕夜長夢多。所以毫不言語。看官。你想想。一槓子。會是說說笑笑。十分鬧熱。中間夾了一個冰冷的人。自覺得。踉蹌涼。猶如。面。面而立。一般。不過此人。雖不言語。那一雙。賊眼。就專門釘在加的。季蒙二人。臉上。加的與新。選。二人。十。和。好。不在話下。那新。選。黨之人。一面對答。加的一。面。也只是偷眼。睜着。白尼。不。

如何。教。白。尼。季。蒙。離。去。之。後。心。裏。猶。猶。不。覺。心。跳。肉。跳。立。坐。不。安。又。看。見。加。的。形。容。心。裏。發。發。亂。亂。了。康。古。連。連。坐。着。不。來。與。酒。他。那。伶。俐。之。人。早。看。出。這。兩。人。雖。有。談。論。之。意。却。懷。陰。險。之。心。今。夜。總。不。甚。安。穩。呢。看。官。原。來。要。看。心。思。古。人。說。是。看。眼。睛。如。今。還。得。看。嘴。唇。他。心。中。另。有。陰。謀。那。說。話。之。間。自。然。欲。言。又。止。這。嘴。唇。就。時。常。牽。動。了。這。是。看。人。的。秘。訣。原。來。康。古。起。先。心。裏。昏。頭。惱。腦。猶。如。睡。夢。一。般。及。至。此。刻。聽。得。加。的。何。等。應。酬。大。衆。何。等。贊。歎。忽。然。覺。得。心。地。清。醒。靠。在。椅。上。注。目。看。着。傾。耳。聽。着。十。分。在。心。只。聽。得。加。的。高。聲。向。大。衆。道。我。有。一。層。疑。惑。何。以。這。樣。一。個。聰。明。籌。錢。之。人。我。們。都。不。知。道。只。得。一。個。人。認。得。不。奇。怪。麼。那。人。緩。緩。答。道。有。什。麼。奇。怪。呢。我。向。來。鑄。錢。不。過。同。蒲。薩。等。二。人。他。那。二。人。已。經。犯。于。罪。充。發。了。出。去。我。就。久。已。不。做。了。况。且。我。們。不。過。小。局。頭。私。窩。子。那。裏。有。什。麼。大。名。氣。呢。加。的。道。話。有。理。朋。友。請。吃。酒。酒。又。過。了。一。巡。加。的。又。道。季。蒙。先。生。你。亦。可。謂。時。運。不。濟。了。怎。麼。又。受。了。傷。把。這。眼。睛。上。出。了。毛。病。呢。那。人。又。不。慌。不。忙。答。道。這。一。天。蒲。薩。被。拿。我。不。幸。吃。了。一。槍。還。幸。而。忍。痛。逃。走。大。凡。造。化。低。的。時。候。就。有。這。些。空。鬼。我。們。既。入。到。黨。也。顧。不。得。了。加。的。道。話。有。理。季。蒙。先。生。請。喫。酒。酒。又。過。了。一。巡。衆。人。俱。是。默。默。坐。着。加。的。又。道。季。蒙。先。生。我。看。你。臉。毛。之。色。黑。比。到。鬚。髮。之。色。紅。着。實。是。曉。毛。好。看。哩。又。道。你。戴。的。不。是。假。帽。子。裝。的。不。是。假。頭。髮。嗎。季。蒙。又。自。由。自。在。答。道。我。門。下。賤。之。輩。不。過。裝。扮。着。要。瞞。得。這。捕。眼。睛。罷。管。什。麼。好。看。不。好。看。呢。加。的。道。話。有。理。老。狐。狸。請。喫。酒。我。們。從。前。在。那。裏。會。過。麼。季。蒙。道。我。倒。不。知。道。那。裏。有。會。過。之。事。呢。加。的。站。起。身。來。道。

這話無理。據先生講，喧嘩眾人一聽見華發兩字，各各慌張。一時鼎沸，那捕頭見機關已破，急忙跳將起來，伸手到衣襟袋裏去，正要取出叫子來，加的暴跳如雷，道：「賈友的，何如此喪心嗎？」跳將過去，左手拉定了華發袋中之手，右手插定了華發頸子。說時遲，那時快，這兩人扭做一團，結做一塊。華發正待要札掙，早被加的擒得牢牢的，便盡平生武藝，用盡平生氣力，將華發扁扁服服，按住在檯上。只有康吉從旁看得清爽，只見各人的刀都出了鞘，滿堂的刀光一閃一閃，映着衆人的眼光，堂中的燈光，真是閃爍可怕。不知這兩人性命如何，下回續談。

秦山鴻毛

鐘由吉巷烈女

庚申難作婦女捐軀者不可計。予所見鐘由吉巷一女，尤為奇。慘女年十數齡，聲似他直人，賊迫之，鼻為所噴，痛倒榻下。呼衆殺之，投尸於河。首則肆於關，明日失所在。廚者出汲，見女屍植立水中，面色如生，奔告賊羣，往觀之。以木竿觸其首，牢不可脫。若已補綴，彌縫者，然羣謂其不昧，必為厲，議即墜之。遂扶衆持斧，鏗往，忽焉而沈。杳不可迹。一老年賊曰：「殆因下體裸露，不欲暴衆目也。」遂止賊，號呼三日死。嗚呼！貞潔之性，雖死如生，惜乎姓氏不可考，見可憐集。

秦山鴻毛

懸橋巷某宅三婦衣冠，繼於樓。二女匿於柴，一年十三四，拒賊死。一年十六七，賊環淫之，末一賊不嘗意殺之，曰：「爾家多烈婦，女爾獨怕死，今殺爾，仍死死有何面目見姊妹耶？」噫，鑒於賊之尊嚴節者，可以風矣。見可憐集。

神火脫難

某生初被擄，誑賊以羊頭瘋病，發未之信也。四月二十三日，犯浙令下，生偽病臥，賊醫至診脈，無恙。愈怒，臨以刃，咆哮之際，中庭人聲鼎沸，火勢燎垣，忽騰忽滅，生偽作嚙語曰：「神位燒得好，也要燒死你們蓋賊。於是日會燒神位數十故云。賊聞而呼曰：『發妖風，蓋賊中見鬼之稱也。未幾火息，屋依然生，亦獲免。明日賊去，遂得釋。』

孝廉方正

有人贈某獄士聯云曾是以爲孝惡能廉可欺以其方奚其正語雖輕薄然亦有爲而言惟成
豐制科吳驥所舉夏廷榮先生則人無間言矣先生少孤竟父骨千里外質歸營葬精岐黃藥
得甘旨奉母有所贏爲閭里助已則布衣粗糲終其身富道賢之踵求見謝弗敢言報一刺力
行諸善實事求是庚申賊至衣冠自縊可爲名副其實矣

旌坊銜匾

夏秋田先生既死難里人坊其居曰孝廉方正孝子義士節婦貞女夏氏之室隔巷爲潘季玉
觀察築合肥相國亦榜其門曰狀元宰輔祖孫父子兄弟叔姪翰林之家各極其詣可稱的對
後夏氏以狀田先生先舉孝子後舉制科先生母氏守節三十餘年先生殉難女亦自盡潘氏
則文恭公狀况宰相兄世濟標花及第姪遵祁子曾瑩孫祖同入翰林孫祖蔭標花及第

定親王親駁

定親王河上翁之薨 上命翰林擬輓聯俱不當意江南一書生館某進官家集唐句云關中
帝子今何在河上仙翁去不回建官上之大邀褒賞

學幕謝館詩習四書句作歌後語

拋却刑於東來看未喪斯只因四書困博得七年之臂折援之以頤昏請問其待過子游子乘
甲曳兵而

胡文忠輓聯

益陽胡文忠之薨曾奕正哭之痛并撰輓聯云君是武侯一流魂拜鞠躬死而後已我侍文忠
數載感思知也生不能忘語語從肝膈中吐出而又極合身分至成語之天然猶其餘事

注釋

張忠愍材官其嘗犯軍一令某弁以身家保之材官逸某弁殺常熟恢復材官已久從賊隨賊
降嘉興之會與焉掠一女給即某弁子歸而犯之夜聞義子室中哀號極聲詢知拒奉事置
之比曉見于所掠即已女關羞成怒併殺之友人說此事曰使材官不淫某弁女或不致以已
女作抵感德之速有如此者至材官之恩將警報固狼子野心之習氣不屑責備者矣

賊報警

王一泉被擄隨賊至某家賊呼翠寶者再俄一女出抱頭大哭作數語不盡辨隨擄其家人出
男縛於柱女淫於側若故使之見者後亦無日不然一泉久與賊給始知賊於三年前被其陷
獄奪女者也故以此報之吁人當勢焰煊赫陷一民奪一女若尋常事安料其能報復也不謂
報復之巧之速之慘有如此者吁可畏也哉

李烈女

杭郡恢復後仁邑署前有粉牆半壁巖然獨存上有妾本名門阿兄投賊奄奄一息與母相依
下脫百餘字 夢拼將一死慰高堂李氏少女絕命時書三十二字殆鬼神呵護之與見可

傳集

徐烈女

秦淮既陷佳人半屬沙叱利矣獨徐姓校書拒賊死自題其襟曰辱體養親非素願致命遂志
焉此時九幽若共揚郎見不負當年一段痴兒可憐集

程烈女

程援浙江茂才之次女闔閭城復年纔十四與其姊避居桃花塢姊已為兵所汚女引以為恥
嘗自書二十八字於壁曰但掃自己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此身可殺不可辱一塚黃土骨
亦香旌為兵掠奪刀削鼻並斷右手四指投北寺河死之見可憐集

偽四王續報

偽四王相忠逆次子魏姣好如處女性亦和平聞本嘉禾人被擄於湖北官舍者冠冕與時年
纔十五下一令曰本王相復我鄂家拯民水火所有天將天兵淫掠未梳粧女者五馬分尸藏
匿者合與抄斬如有拿解犯法將吳者將該犯子女玉帛一概賞給此係本王相保全鄉里之
恩意等語粘貼各處由是得番警女二百餘人不半月偪辱死者已五十餘賊始知其狡而無
如何也王師復金陵該逆聞羣賊出城口膺身壓僅露胸面是時天氣尚熱魏姣姐生不堪
苦於其友游君書為所憐心德之德其友方曉曉問突有狂犬裂其尸遂絕見江潮聲夢報

談鬼

陳留樹述

客歲遊春申浦園舟曹姓者自言嘗充鬼役縱談三晝夜幽泉事歷歷如繪信筆記之以質世
之作無鬼論者 冥司設官悉如陽間無所為十殿也兵興之際亦有欽差大臣督辦船務駐
節鄞郡賊至之地城隍皆徙避他處惟鄞郡欽差派委員弁彈壓之克復後城隍始入城凡劫
外謀殺者惟鄞都員弁是問 冥司非乃有一地城郭市廛悉如人世有馮姓者嘗為江藩司
冥役解江都犯官至江蘇臬轅初不知在蘇州也越十五年來吳街衢似是舊游過糾察司廟
始恍然十五年前所至之臬轅也 陽世文闈冥官亦有執事舉凡主考內簾皆文昌官神主
之監臨外簾皆城隍神主之但取士之法專以德進耳每秋試之歲城隍考士子之善惡而上
於文昌宮入闈後承報德報寬諸狀而更易之故士子入闈必有鬼隨之 平時有司衙門遇
事涉士子必會儒學申詳文府頗多周折故當秋試之際聽民自訴立予判決 咸豐初年江
藩司係上元縣劉公特權駐節揚州嘗有烈婦至署衣衫襤褸類乞丐者劉公具儀仗肩輿護
送至督憲祁公署祁即江藩司殉難者後聞判令來生為一品命婦享壽九十子孫統隆 冥
司最重忠孝節烈凡効命疆場委身君國者死必為神生必富貴即有惡孽業罹鋒鏑亦于抵
免惟淫報最重往往報諸來世 索命一事向或遲至三世下及子孫今皆本身報復聞有稽
遲必因他故使然 冥司服飾悉如陽世開國之初尙有生於前朝不忍改易者近今以來神
多本朝人物故冠履悉遵法制 死而為神者由本署胥役迎護餘由城隍勾攝如有可延之
壽灶神為之詳辦 人有善惡由灶神以達於城隍或死而為神或本身富貴或子孫通顯

瀛寰瑣紀

談鬼

其善之大小焉或死受五刑罰爲禽獸殃及子孫亦視其惡之大小焉其無善無惡者死後行止自如 人死之後平民則由州縣察落選案情重大則申詳辦理有職人員亦須詳辦生員則縣學會辦 人至冥間無不膏餓異常苟一飲啄前因頓味有一學官最憐讀書人遇生前潦倒來世當少年科甲者必諄諄相戒切勿沾唇俾翰墨因緣來生不昧 忠孝節烈之人正氣彌天非冥使所能勾致元惡大慙氣焰方張之際亦不易勾致 人鬼相遇灼然可辨人有頂上圖光光之高低祿位別焉光之濃淡品行區焉富厚之人其光黃凶惡之人其光黑功名之人其光白翰墨之人其光青忠孝之人其光紅 人有善念則氣通神明死後必爲神轉生亦不失人類人有惡念氣通禽獸死受五刑轉生則爲畜類矣 咸豐四年有外國領事官至揚州督署不知所議何事但聞督憲顧藩憲云只有七十年事由他罷且待七十年後再行理論可也 冥司服用半從陽世得來人心中存一付冥之見雖不焚亦受故俎豆不焚而鬼食之入心中無付冥之見雖焚亦不受故火災之物鬼不享用也

海外奇談續編

摩格哥國一麥秀三百四十一穗國秘魯國拔爾撒摩樹生脂膏極香敷傷即合敷痘不瘰癧尸不腐 琉球國開鑿樹皮可組織 金刺榴色似金可作器皿香喻沈速 印度國椰樹乾可造藥葉可覆屋實可療飢寒可止渴又可爲酒爲油爲糖爲醋備可作釘殼可盛飲食蘇呼

紫綯 懸樹花如茉莉夜開晨落夏夜臥其下侵晨花覆滿身 菩提樹不花而實不可食枝如地又生根若柱歲久成林無異堅宇至有容千人者 那核果大如冬瓜赤色剖其中小果如雞卵更剖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 櫻樹高五六丈土人以麪納實中懸飯於下流汁成自酒 蘇門答臘島美菜高六七尺扶藤如樹 毒枝瓜一枚可供十人食 大石榴每顆重五六斤 大蒲桃如雞子 臭果長八九寸開之甚臭內有白肉十四五片香而甘 意大利亞國殺而多尼草人食之笑死 甘的亞島產阿力蘭草少嚼使瘰癧 聖多默島百果俱無核

海外奇鳥

亞阮刺鳥產厄日多國羽毛黃黑色高二三尺首有冠喙如鷹巢於山穴生子令祝日目不瞬者留之性鷲猛能攫食羊鹿 厄馬鳥產秘魯國長頸高足翼翎美麗不能飛足若牛蹄善奔走鳥不能及卵可作盃 墨西哥國雞大如鷄羽毛華彩吻上有鼻如象伸縮自如縮僅寸餘伸可五寸尾如孔雀屏 無對鳥產瓜哇島無足腹下生長皮如筋常倒懸枝上毛色五彩不飲食 長吻鵲產伯爾西國吻長等身薄如紙 駝鳥產南亞美利加洲高七尺類駝駝身有鞍人可乘坐鼓翅而行日三十里能噉鐵 朝鮮國雞尾長三尺 弗思尼鳥產亞利比亞國壽數百歲將終則聚香木成堆然火自焚遺灰仍蟲蟲成變復其形 卻火雀產印度燕羽置火中火滅毛羽無傷 四足鳥產印度大如鶴鳴似鶴肉翅能非行則負離於背不踐稼穡 鴉鳥產蘇門答臘島高四尺足似駱駝卵大二升能食羊 鷹王產呂宋島飛則衆鷹從之成

得食鷹王先取睛羣鷹始敢食 亞爾爵虛日鳥產墨西哥國冬巢水次一歲一乳自卵至翼
不過半月過此則海風甚大舟楫不行 火雞產三佛齊島者頂有軟紅冠如紅絹二片毛如
羊而青色爪甚利好食熾炭產摩鹿加島者其色紫其卵殼厚或斑或白可爲盤 鷓鴣產萬
蘭安汶等島狀類錦雞兩翅之端脩翎尺餘尾如燕剪 鹿鳥產安汶山中形如鶴高大過之
毛如鹿皮尾短無翼聲如雄鴨足三趾無後距 暴鳥雞形似鶴高五六寸冠毛高尺餘色青
藍柔膩如孔雀之屏見人則展屏相迎 捕魚鳥身生皮囊如網善捕魚 尿婆鳥形如婦人
栖船桅上水淫淫下頃刻滿船赤體穢罵之則去六坤柔佛等島恒有之 洋蝙蝠大數尺重
二三十斤翅色紅三千歲則化白

海外奇獸

稍割牛產印度角長四尺十日必一割不割則死人飲其血壽五百歲牛壽倍之 異象產印
度能識人壽命負物他往輒不爽 獨角獸產印度形大如馬毛色黃角生額間長四五尺其
色明作飲器可解百毒其鋒銳能洞獅腹 鼻角一名罷達產印度身長如象足稍短偏體皆
紅黃斑點頭如鼠嘴如龜皮如鎧刀箭不能入有兩角一在鼻上一在頂堅如鋼鐵將與象鬥
磨角山石觸象腹輒斃 山狸產厄日多國似麝膺後有囊香滿輒病就石剔去香如蘇合
厄日多國驢能生驢駒 巨象產摩洛哥國一牙重二百斤 亞爾加里亞產摩洛哥國形似
鯢尾後流汁奇香 懶百產阿非利加洲爪如人指髮如馬腹垂地行一月不逾百步雖食

葉兩日始及 羅猴產南洋長四五寸目如瑪瑙毛純黑而滑膩柔軟喜食濃醬人伴字則
又乎跌坐俟作字畢乃飲其宿墨飲畢復購故處

海外奇魚

無目鮫長數十丈無目盤旋樹上過其旁者聞臭逼食皮質堅韌刀鏢不入焚之以火節節自
斷 把鮫魚長數十丈首有二孔見漣船則噴水上注勢若懸河船爲之沈 新得白魚長二
十餘丈性最良漁人爲惡魚所困輒解其厄 刺瓦魚一名假慈慈形如鱷長尾堅鱗足有利
爪鋸牙滿口見人遠則哭近則吟 落斯馬魚長四丈足短皮堅額有角如鉤寐時以角掛石
盡日不醒 鳥魚大如山背有獸形體方骨軟脆有翼能鼓大風形大如鳥海船快繫其旁輒
爲所害 風魚產西紅海中土人取之懸于空處身首所向風即應起 船魚僅尺餘有殼大
足足有皮行則堅半殼以爲舟張足皮以爲帆 巨蟹大丈許殼覆地如矮屋可容人 人魚
有三一着眉畢具特手指暑相連如鳧爪西海嘗捕得之不言不食縱之入海鼓掌而去一身
有肉皮垂地如裳噶蘭達土人嘗得一女飲食動作無他異一長三四尺色黃膺有根長數十
丈蒂於海底根斷即死 鰐魚能辨曲直獄疑令過鰐魚潭上曲者輒爲所食 浮胡魚產真
臘嘴如鸚鵡八足 龜龍產摩洛哥加四足長牙殼大盈丈可以爲盾 海馬產望加錫海日可
行千里常登岸逐牝馬故爲人所罕毛純黑而柔膩尾長掃地 海和尙形如人口闊垂耳嗜
笑剛風起

盤古足迹淚痕

雲藍山在錫蘭島中亭館參差樹木陰翳南洋一勝境也山巔有一石低陷半寸許云是盤古足跡旁有五色寶石云是盤古流淚結成故有奇光異彩較之雨花臺五色石為琉璃瓦映結者尤為荒逸

穆韻秋小傳

金昌亭長

韻秋白門人也其母夢吞桂蕊而生小字桂珠幼常依其外家穆氏故從其姓焉年十三遭粵寇之亂移家射雉城遂居曲中及笄明艷絕倫豐肌弱骨光彩照人性柔順異常聰穎凡鍼黹絲竹之屬偶一技之無不精妙他人雖多方倣之不及也歲丙寅始來吳門其時蘇臺指紳方競以豪華相尚徵歌選舞品翠評紅羣展之宴靡日無之飽聞韻秋名咸思一見為快然其家雖賓客闐門而韻秋處之顧漠如也每遇貴人晏集招之不輒來即來或三兩語却坐移時即去惟值文字飲則留連忘返促之亦不行是殆其生平夙好或有結習未忘者耶韻善歌每一發聲合座屏息傾聽無敢譁者平居不御鉛華而天然嫵媚已自絕人其衣履間潔無纖塵使居僻處中無論識與不識一望而知為韻秋矣所善某生偶儻不羣善於屬文甚得韻秋歡欲委身事之信誓甚堅會有方面者某性乖僻善作威福穆欲轉移風俗與平康為仇知韻秋夙重名持之急遂倉皇出走屏居其諸舅家使人招某生申訂約議垂成矣乃其家有嫉之者適告生謂其友於舅氏子有戚婦同居者復從而附和之某生遂託故辭去不復與韻秋涕泣欲

死先是市中有某乙者其父為人備稍積有貲遂設肆如道旅然居停商估多感富人游狹邪遂迎冠裳閱久遂韻秋美題以其出身微知必見絕於秋無如之何也至是乃造詭詞以給其家乘間篡取韻秋去迨其家知而悔之已無及矣後遂不知所終

論曰造物所忌者於美才為甚而於美色為尤甚焉余嘗見韻秋於吳中是娟娟好女子脩其容敏其詞海乎大朝金粉之遺風猶有存焉者孰使之淪落風塵已深為之惋惜矣乃又遇人不淑致失身於傭奴之子可勝歎哉嗟乎邯鄲才人嫁為斯養卒婦古今之所同慨也况天之生材也良非易易奈何豐其賦必當其遇雖在巾幗不少假借若是耶彼造化之弄人亦甚矣安得叩九關而問之哉

解嘲

小翠梁鶴

頃有人自香江來告余曰某甲錄日報一則譏于為人捉刀又作新報申其品格而高其聲價有之乎曰有然彼亦何足知我哉竊仿揚子之意為解嘲

藏道先生隱於市城與物無忤於世無爭迥而不滓既濁能清北宮之饒寒真救東方之曼倩斯名以舌為繼以心為耕不知非笑胡計品評於是井蛙子見而笑之曰先生胡為哉吾聞士貴守義窮不失志今進不得爵祿之榮退不為耕讀之計效太和之醫文類庭筠之代試嬰序汚聲固巷誦議奉末爭榮雖刀就利掃墨海烟煖文壇幟雖樂實危匪驢乃鳥泥又定遠備書願看掌記漆叟汪澤霖覽游戲士伯荒唐山越恣肆舌儘皆鋒毛雖善刺學荒於嗜遊心勞於

作偽衣履弗完家產不事而猶妄肆雖黃自高位置誇萬卷腸號五經筒嗣宋新官場班聯
出承叔頑把詞宗贊語使人驚名受衆忌力竭心疲神枯統粹道業弗崇備奴何異蓬以芳而
必燒鳥徒彩而不智胡不澄神定靈遺塵絕果種東門之瓜作漆園之吏掉靈龜之尾而鼓其
鴻之翅先生笑曰此非汝所知也善賈者不爭取善走者不爭先窮達有命優焉游焉其靜如
淵其動如泉屈伸變化莫可言詮夫使吾冠峨峨綬綬若若雲漢蒼天衝羅綺擊虹蜺和音鳴鶴
釋傲屨於寶盧擔析圭之好爵獻賦蘭臺校書秘閣亦能摘鴻藻申景鑠考典陳箴歌雅詠勺
宏覽而擲數陳東洛紀偉績於林鍾勳豐功於瓊石柳或摩闕請纓叩關上策畫計灰盆借箸
前席游士蓋青山人衣白亦足以推茂先之棋返趙王之璧假一軍以沈浴戲八鎮而興關表
餌陳於賢生教訓資於范伯即不然種一頃豆樹八百桑訂隻雞局登肥魚場暑雨初過輕風
乍涼荷花四壁菱芡半塘遺彼俗垢謀此醉鄉子作釣童妻爲農粧洗犂母其樂方長明月
欲出水波不瀟浩歌一曲聊與徜徉斯時也雖千金造其廬駟介登其堂吾將謝弋人之筮而
爲琴靡之翔而乃十書徒上五日不炊子恒饑色妻含怨詞車轍少至繩樞莫虞翁子懷行歌
之懼因期有欲死之飢天不可問數亦有奇雖高歌金石亦自笑其奚爲且夫士觀晚節不在
行卑夷吾囚而齊陷傅說築而國治屠刀因望負鼎懸伊秦國皮島吳市蕭吹士各有志隨其
所之大驅有鸞鳩之笑鳩非燕雀所知今子以一孔之識肆小舌之譏抑亦里人自忘其醜
而唐突乎西施并娃子地極而還

孤山甲林少尉墓 并序

旌德江順詒秋珊

林君小巖者閩之上杭人尊指松巖先生任安嶽茹麻嶺巡檢嘗至省門君隨侍故余得
識君君少余數歲恒以詩相質證咸豐建元松巖先生以差入燕遂爲君納貲君時習慕
宣城將仕仕浙江矣三年余避亂歸里距茹麻六十里使人往詢值松巖先生乞病而就
君養於浙五年余復避來亂浙之衢州君亦需次在衢尊酒往還者年餘君喜吟咏格清
奇兼畫山水氣韻疏宕尤善飲酒似恂恂數爵後議論風生每及天下事有攬轡澄清之
志余時以寇盜縱橫江浙勢如疊卵思遠遁當君慷慨奮袂之餘囑勿輕罹其禍君醉且
怒曰予以微員末秩遂薄我耶君食指甚繁余因謂之曰親老子幼家無隔宿擾攘干戈
君能棄之而賦從軍乎扼腕者久之泣數行下君之血性如此九年余來杭君適任仁和
尉屢招余作湖上游孤山片石亦嘗憑弔焉詎知君埋骨即在是耶十年春杭垣陷獨君
死事甚烈彼夫膺封疆之寄者人推爲韓范國家亦恃爲長城一旦臨難或倉皇逃竄或
急遽見夷有求生不得而後死者以視君之冠履升堂怒罵痛飲相去爲何如耶同治己
巳重來湖上親夫坊楔崇隆祠宇魏煥因再拜而出涕曰林君之志慰矣千秋不朽此天
之報君也人以地重地亦以人重其建祠而遷葬也固人爲之而葬之孤山則實天爲之
而非人所能謀矣既序其緣起補傳誌所未採復歌以弔之

皖公山青楊柳樹二十年前識君處而湖水碧梅花新二十年後弔君墓百尺磨崖處土碑千

年醜酒游人路誰卜牛眠叢徑開竟招鶴返忠魂住忠魂白骨全家埋天意如留土一坏不因
高潔龐公隱誰識風塵末吏才賞節當代論車斗不供表率供奔走憶君八載強折腰有家一
樣難餬口傲氣空吟白也詩熱血惟灑劉伶酒難賣兼金畫裏山誰結蘊玉懷中綬勁草無絲
遇疾風深秋霜露同衰朽鼙鼓南來震八都臨安錦繡血模糊獄吏尊嚴正官帶英雄慷慨擲
頭顱頭顱已斷身猶立不化長虹應化碧七載朝衫血裏存一盂麥飯孤兒泣巢居閣下水潺
潺怒見崇封壯大觀風雨招魂留故老春秋致祀走朝官鶴鷄夜泣仙禽避荔蔭森疏影寒
浮生朝露同邱壟一死君何泰山重誰云國士始酬恩由來將相俱無種棠梨花發杜鵑時俎
豆名山福並之仙藥何須覓徐福青山我欲傍要離冷香白月黃昏夜丁令重來未可知

林少尉墓

長洲程龍光杏樓

一介風塵更三年碧血埋但知持死節不暇論官階報國身能殉櫻城事豈諧嗟哉林少尉忠
烈曠遺骸

何幸孤臣魄來依處士家湖山新雨露梅鶴舊烟霞俎豆千秋薦淵源一脉誇蒼涼孤嶼路暮
雨聽啼雅

弔林小巖少尉

丹陽吉正常瀛帆

聞道杭州破全忠及小臣母妻俱殉難子女亦捐身話別經三載招魂又一春昔年同榻友竟
作夢中人

拜林少尉墓

上元梅振宗警園

東風夜捲江潮紫女牛墮地天狼起魚龍變化風雲中世人爭壽禍瀕死君一錢小吏耳見
危乃知降賊恥獨着衣冠坐堂皇竟把功名付青史三年戎馬收殘寇君魂兮歸明湖君魂
冉冉渡湖水神旗四蕩靈風趨吁嗟平生作世間奇男子死傍君家老處士三百梅花繞墓門
高風亮節相終始我來下馬撥荒草馬鬣紛披一坏小月落空亭鶴未歸卿心千里傷離表

孤山弔林少尉

上元劉 煇拙菴

侷儻如君者臨危敢愛身題庭辭父老末吏竟忠臣終古黃泉下全家碧血新獨憐野野爵亦
有姓林人

居然得死所信是幾生修孤山分一角之子自千秋日暮遊人散花飛野鶴愁魂歌未已惆
悵雪盈頭

落葉飛山徑寒雲黯墓門思君獨不見心曲與誰論幽怨靈均賦悲啼杜宇魂比隣老處士慰
藉話黃昏

林少尉墓

武進卜萃箴杏巢

關部墳邊無處士已讓梅花屈一指處士墳前無闕部還讓梅枝獨千古我欲遷葬闕部孤山
傍麻幾有碧血有剛腸合之和靖之高躅堪與梅花相頡頏航典史人中傑手酒題詩示絕
筆直與閻公共激昂赴湯蹈火甘於蜜誰斂遺骸到碧岑梅花從此有同心微官死節原難得

豈爲斯人恰姓林

皇清卹贈登仕郎前署仁和縣典史林君傳

君姓林氏名汝霖字小巖福建上杭人父坤字松巖任安徽歙縣嶺巡檢有政聲以老致仕君幼讀書明大義援例得九品官分發浙江咸豐七年署南潯鎮巡檢九年署仁和縣典史父母就養任所姊二人妻周氏及子四女二隨侍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城陷君攜子跪請其父俱死非計速挈孫出避以延宗祀父不許流涕固請乃挈諸孫匿獄壁中君送之出歸著則母妻及兩姊長女均自縊矣捨地長號旋危坐堂皇列印於案手酒痛飲大書於壁云未能矢志勤王事惟有捐軀答聖朝賊至君怒罵擊以印不中賊前加刃旁一賊言此忠臣不可殺竟舍去復有數賊至君伴顧堂後賊爭趨入則積屍縱橫搜金不得駭且憾突出斷君首置案上尸僵坐不仆及賊退父挈諸孫自獄中出殮諸屍命役藁葬若旁父旋卒長子懋生年十六謁蕭巡撫王公有齡泣述死事狀有齡爲請於

朝是年五月
詔贈君主簿給世職家屬

旌表如例懋生奉檄効力浙東軍營次年諸暨兵潰欲回杭以賊圍城不果聞包村起義往赴之志欲立功以雪父讐同治元年包村陷殉焉次子涇生年十二亦死辛酉杭城之難次女及兩幼子以寄養越中戚屬家得不死五年冬復葺典史署堂函偏掘土得屍六迫視之朝衣

冠者首在頸旁生氣凜然衆愕不敢發有老役朱華過而詫曰此前典史林公也藁葬時某與其役今七年矣因述死狀甚悉同官暨紳士等醴金卜葬於孤山林處士墓側立祠宇加冢碣焉周氏仁和人父名肇仁以從九品殉難雲南嘗任安徽土橋巡檢與君父同官故以女妻君死時有娠數月幼女今適會稽鍾氏分發江西從九品銘球之次子論曰林氏爲閩右族代有聞人君負仇爽才顧不及大用而辱於末吏卒能闔門殉難志節皦然則亦何愧其家聲哉初圍城中君謁仁和令李福謙語天及賊李慷慨長吁攬衣帶視之曰吾佩此久矣蓋李君前令金華時賊至嘗左佩印右佩鳩登陣以督戰守至是復然故云君聞而默然李問之則斂容起對曰某誓不負公兩人卒皆如其言而君死事尤烈於戲一命之尉望重青雲如林君者可以風矣

聯額

仁和董慎言撰

錢塘吳曉帆方伯煦題額云足以千古歸安吳平齋觀察雲書 長白英茂文觀察樓題聯云夫死忠婦死節釋弱盡捐軀千古傳名著青史戰無責守無備身家如棄履一官報國答蒼天全椒薛慰農觀察時雨題石聯云大節匹關公取義成仁青史從今尊縣尉忠魂依處士補梅招鶴孤山終古屬林家

瀨江姚季肩司馬光字題聯云封墓結仙鄰雪滿空山來鶴甲覆巢悲死節風淒古木泣鵲魂長白明克菴司馬德題墓門石柱聯云上下五百年處士忠臣各今古迴環三十里于祠鄂廟

瀛寰瑣紀

孤山林典史祠墓題聯

共湖山

京江戴幹廷司馬枚題墓門石柱聯云梅鶴舊家風坏土叢祠分一席湖山新祀典忠魂毅魄足千秋

溧陽程庭明府鍾瑞題墓門石柱聯云俎豆重湖山孤嶼千年隣逸士心腸堅鐵石寒梅一掬薦忠魂崇川吳花韻司馬鈴書

古潤趙紫琳司馬定邦題聯云眷屬盡忠貞碧血當年同稟葬先生真節烈丹忱千古媿梅芳錢塘張蘊梅孝廉景祁撰聯云先生有靈應喜異代雲仍獨完勁節百世而下視此名山俎豆敢薄微官

仁和董敬甫工部慎行撰聯云勁節抗冰霜千樹梅花皆玉照叢祠倚林麓四山鶴唳即神絃秀水沈夢粟廣文景脩撰聯云泉冷古梅花可與盟心惟白水亭空孤鶴影居然埋骨共青山烏程朱蘭江廣文礪金撰聯云一命重朝官烈日嚴霜終樹節千秋依處士寒梅孤鶴與招

香奩偶錄詩

定是四首

碧城仙吏

定是瑤台最小身暫因遷謫到紅塵倚將桂樹知前世種到芳蘭晤夙因九曲屏迷三里霧一簾花送六朝人臨風大有驚鴻態擬學陳王賦洛神○生小聰明性格嬌一雙班管未全拋學修眉史偏多悟解賦香奩不待教擊節乍聞金釧響沈吟倚玉鉤敲瑣窓愛讀盧儲賦四壁梅花炙硯抄○銀葉甜香細細薰芳名真合署靈芸春宜茂苑花千樹人似揚州月二分醉裏狂吟題翠袖窗前流水學羅裙珠簾日暮東風急吹散巫山一片雲○香塵解為印蓮躑樂府行纏別有腔玉册評花名第一瓊樓倚月貌雙龍涎暗熱回文鼎蠟殼明窺梵字窗何處春波催畫棹胭脂滙畔木蘭艤

相思

相思爭似不相思葉苦飴甘祇自知織到藕絲難作匹拋殘鈿局本無期雲同縹緲花同瘦蠶太纏綿蝶太痴冷雨寒風眠不得挑燈自寫斷腸詩○補恨誰翻碧鴛綠此身應住四禪天犀株膽小春如夢鸞鏡塵封去若仙讀畫依然花絕代檢方向處藥延年傷心最是登樓日長倚空牀一惘然○脂盞釵翹感舊盟夢雲難得是非明十行筆柱留金雁一角屏山瘦綠鸚池上絮飛清有影簾前花落靜無聲問房日色空階雨心字香消抵隔生○舊事淒涼倚醉聽碧城曲曲怕重經屢逢殘月如新月數遍張星又角星紫鳳已隨雲葉杳烏龍低唱水花腥仙家應

亦愁良夜風定微聞九子鈴

閒情

畫閣春光二月初娉婷况是十三餘驚兒催起繡花史螺子調成學草書香橙五紋教婢繡春
雲雙髻學娘梳目憐一種傾城色譜畫羣芳不如○一庭紅雨萬花飛親扣天台玉女扉粉
鏡曉雲梳子瘦畫屏春雪牡丹肥親題珠字貽綃帕許讀迴文借錦機底事天風吹袖急霞綃
翻亂五銖衣○流蘇寶帳碧羅縫髻影衣香記乍逢怕我將離鋤芍藥盼誰及第種芙蓉偷將
隱語呼憐子添得新詞唱懊儂如此樓台如此夜那堪夢斷五更鐘○雲鬢十八驪宮鴉倚檻
新粧萼綠華暖玉作膚非中酒異香在骨不關花鏡中濃笑書唐字夢裡微詞說謝家容易相
逢復相別乘鸞空憶碧天霞○玉蟾銅雀稱安排位置端宜到玉臺春氣泥人花綽約神光留
照月徘徊願隨秦女吹簫去曾聽湘靈鼓瑟來只合大羅天上住神仙畢竟解憐才○珊瑚一
水瀉銀河知比愁多比恨多握手幽期證圓月斷腸心事託微波塵生西閣銷金粉花落南塘
怨綺羅自製明光三十段揮毫題徧曉寒歌○銖衣涼透不禁秋金井鴉啼日暮愁醉裡瓊花
新玉笛夢中璧月舊紅樓三生陳迹如天遠一片閒情似水柔欲向寒梅問消息兩山風雨
羅浮○往事無端悵洗紅蓬山容易路會通銅鑲門掩桃花雨玉柙簾垂柳絮風七十鴛鴦同
命鳥一雙胡蝶可憐虫衝波剪取春江水自記前緣證雪鴻

擊筑餘音

有明王築夫著

聽得新詞款古今悲歌擊筑動知音其嫌鐵鑿聲凄咽要識孤臣一片心

太極混元苞却被那盤古皇無端羅唳生刺刺控兩丸圓彈子撮幾粒碎塵碾云是鳥飛兔走
嶽鎮也出朝更吐彗條兒疥虫路挖半掌兒蛙冷道到如今崑崙萬仞撐天柱江漢千支入海
潮弄這虛驚

女媧氏你留甚麼柱天蒼有巢氏你架甚麼避風巢那不識字的老包義你畫甚麼香和偶那
不知味的老神農你嘗甚麼卉和草更有惹禍招非的老軒轅你擺下魚龍障像意裝成
了虎豹韜像留下一把萬古的殺人刀

突突笑笑那嘮叨置閨的老唐突何不把自己的丹朱來教導笑笑與那廣廷曼禪的丈夫
姚終日裏咨稷契拜皋陶命四岳殺三苗省方巡狩遠游邀到頭來只博得湘江兩淚悲新轉
嶺嶽枯骸葬野蒿試向那九疑山前聽杜宇一聲聲道不如歸去好

可憐那崇伯子股無毛平水土克勤勞他家落得賢郎好却不道轉眼兒早被那寒家小吏得
了頭標更找下一齣沒下梢的禁死在南巢那小子履真無道聽着一箇老農夫却關手兒把
君王勦他二宗事國能長久七靈流恨儘可憐誰道六百年來夢一覺冤家到不相饒
瓊臺萬焰青燐冷隻首孤懸太白搖方信得因果難逃

仗寶鉞陣雲高逞鷹揚戰血漂誰知有同室鴟梟破斧與嘲天顯揮刀只這一椿兒早被那商

瀛寰瑣紀

擊筑餘音

家笑纔然有能神盡的宣王也救不得驢山一祭宗周燎秦邦夜半催書到泗濱頃刻淪神寶
試聽那悠悠行邁黍離歌依稀似漸漸麥秀傷殷操

最可笑那弄筆頭的老尼山把二百四十年死的枯骸提得他沒顛沒倒更可笑那愛關口的
老驢山把五帝三王的大頭巾磕得人沒頭沒腦還有那騎青牛說元道妙跨鷓鴣汗漫逍遙
也配不得許多鴉鳴蟬噪閑楚嶠蘭鄉鬼老都只是扯虛脾斬不盡的葛藤騙矮人弄猢猻
的圈套

面閉氣正豪六鵠俱掃那碑鏤不盡秦官號綠雲髮裝不了阿房俏童兒女採不送長生
料人魚膏照不見三泉燭誰知道赤帶子斬蛇當道重瞳與邯戈倒軛里旁學前導若不是咸
陽三月徹天紅怎雪得六王泉下石頭惱

只有那茅亭長唱大風一套便做了漢家天子壓羣豪更有那晉陽守醉隋宮一覺便做了唐
家太祖神皇還有那香囊兒結相知幾老便向那陳橋古驛換黃袍當日的將相蕭曹文學
虞姚草草儀陶共道金甌無缺玉燭常調誰知那醜巨君早摩榻下金藤編小曹瞞套寫定了
山陽表漁陽鼓驚破了貫雲龍揚山賊盤開了九龍沼五國城預圖畫著雙香趙蕊亭山明欺
負那孤兒真試看那宋中央老華清秋早六陵樹香一抹子免蹟孤踪荒烟蔓草何處覓前朝
那其間有幾個狗偷鼠竊的權和操有幾個馬前牛後的翁和媪有幾個鬻弄承突的燕和趙
有幾個騎屠驢販的奴和盜有幾個鼻唇鳩舌的蠻和獠亂紛紛好一似蟻蟻成橋鳩鵲爭巢

蜂蝎跟海豚城隍那裏有開工夫記這些名和號

惟有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早驅鏡虎禮真裝東征西討盡散烟消將一片不見天日
的山前山後洗淨得風清月皎將一番極礙礙不堪的胡言胡學生劈開做中興真個是
南衝海海標闌柱北碎冰崖試寶刀更喜那十七葉的聖子神孫一葉葉垂其間道食肝衣背
誰知道天地變孽芽萌風波關生幾個猿猴揆幾條短刀不提防衝破堯嶼道望歸川樓槍正
搖指燕雲旌旗正高一霎時把二百四十年的神京生端做了妖狐淖
春水生桃花笑黃鸝鳴竹影交涼風生纖纖月色照寒袍形雲凝六花的燦爛霜毒傍山腰水
腰望雲濤海濤倚梅梢柳梢聽鐘鼓磬鼓隊僧寮佛寮任日高月高到頭來沒些兒半愁半惱
真个是縱海魚離籠鳥翻身直透碧雲霄恁便是銀青作餌金紫爲綸漫天匝地張羅釣吓吓
吓俺老先生擺手搖頭再不來了
世事浮雲變古今官筵慷慨奏商音宮槐葉落秋風起凝碧池頭賦此心

此歌爲王季重先生所作作歌後遂不食而死當天崩地坼之時宜其作此狂歌洩其抑鬱
鬱然萬古奇文至斯極矣因錄王侍郎傳畧於後

王侍郎名思任字季重築夫其故號也家世山陰海內稱王山陰先生八歲能作文年二十舉
鄉試明年成進士初令興平發擢若神會丁內艱補官塗寢大瑞邢隆開標計轉巨盜趙光燦
父子治行爲第一升南比部左遷青浦令量均役民大便之以爭漕事與漕使忤罷去烈皇帝

卽位用荐起國子助教歷推屯田司郎備兵九江時流賊逼楚邑黃梅公援兵救之殲賊聞天星梅人祠祀焉乙酉南郡不守馬士英竄浙公移檄暴其罪監國守越特起公正詹禮部右侍郎而事已不可爲棄家之鳳林墓舍自號采薇子架一廬曰孤竹庵巽其門曰舊山亦托何懼一死丹心不二寸步不移遂不食凡七日瞑目直視又三日夜門人郭鉅進曰先生欲死孤竹庵耶頷之昇及庵而瞑

列朝詩集曰思任萬歷乙未進士知興平富塗青浦三縣袁州推官所至皆被鐫降稍遷刑工二部出爲九江僉事罷歸季重有隗才居官通脫自放不事名檢性好譏浪居恒與鄉客縱酒談笑大噓過達官大吏踈敵絕倒不能自禁好以詼諧爲文仿大明律製奕律吾以爲必傳枚舉郭舍人之流也亂後踉蹌避兵猶負一棋局以往遂死于山中季重爲詩才情爛漫無所持擇入鬼入魔惡道空出如天長道中云地懶無花草天愚多暗雲雨泊云春霖蓬翁凝江浪松餐猪快雨云荷靜香催噓穠疎氣破籠又如口占云烏紗實負青紗債腰痛何如脚痛輕陳眉公壽詩云帝欲見公公不見蒙方求我我何求中秋示兒云餅餠先誰齧瓜圃是我期美人門草圖云大姨誇十錦小妹賽三鮮打臂輕還褪羞頰罵復前有所思云倘得身相近應憐玉臂多此皆胡鉸釘膠打油之所不爲也季重頗負時名自建康鼓鐘譚之外又一旁談也今痛加芟蕪仍標舉之如此